北大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二四一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地址 北平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報費 每份銅元二枚每月自取一角五分派送一角七分外省三角(郵費在內)報費先付郵票不收

廣告費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月以內五厘長期面訂五十字起碼封面加倍

(本日要目)

▲雜務課緊要啟事

▲北大廣東同鄉會啟事

▲法政經濟記錄室啟事

▲專載

公告

▲雜務課緊要啟事

本月二十一日同學託送警備司令部物件內有收件人三人據警備司令部人員聲稱均非本校學生不允收轉除將原件退還送件人外以後同學託送物件須於每星期一三五之前一日(星期日除外)親持入學證送交本課以便先期查核凡非本校同學概不代轉

五月二十二日

▲法律經濟記錄室啟事

石友儒先生來函將所著之「民事訴訟條例釋義」特許本校法律系學生要求廉價七折發售凡法律系同學如有願購者請帶本人圖章連同扣繳書價洋叁元式角式分到第三院記錄室交款以便彙齊取書並將原函附錄於後此布

五月二十三日

附錄原函

逕啟者鄙人所著民事訴訟條例釋義三版以後久未續印現重印第四版業已出書售價照舊每部大洋四元六角並不折扣茲為優待貴校學生起以左列條件特按定價七折發售

(一)以法律系學生為限每人祇能購買一部

(二)購買人須簽名由貴校將名單交下並證明確係本校學生

(三)書價交由貴校彙交敝處取書

以上辦法敬乞布告各生如有願購本書者即希查照辦理為荷此致

國立北京大學

石志泉啟

五月十六日

▲北大廣東同鄉會啟事第六號

逕啟者年刊刻已付梓惟每篇文章之後留有空白敬待填補務望諸同鄉多多賜稿於六月八日以前交三齋轉本會稿件以八百字以內之小品文字為限

五月二十二日

▲北大廣東同鄉會啟事第七號

逕啟者本會定于本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午後七時在東安市場森隆飯館宴送本屆畢業同鄉凡非本屆畢業之會員願一加歡送者務希于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以前通知三齋孫博君為荷

五月二十三日

▲北大數學學會通告第二十一號

五月二十二日

本會於本月二十一日召集執行委員談話茲將議決事項公布如左

1 讀書會進行案:

頃據學校當局表示五月內本校仍禁止集會而六月中旬即須考試本會決定繼續辦法讀書會各組例會本學年均暫行停止所有已成立之幾何代數解析三組改由各該組各問題之負責人作一報告彙交本會文書以資結束其尚未成立之應用組由本會函請該組導師張少涵先生指定問題及[illegible]致書交該組會員分別研究作為成立

2 學術講演案:

本會曾函請王海帆先生担任第三次公開講演嗣因學校禁止集會未克舉行以後俟可以自由集會時再行講演假期中亦繼續進行

3 同學崔[illegible]琪鍾正楠祖陰三君建議書案:

該建議書內容係關於出版北大數學學會叢書等事對於本會建設方面多所供獻本會極當早日協商舉辦惟因暑假期近各事不及籌備容下學年再為辦理

4 歡送本屆畢業同學案:

a 茶話會: 如在暑假期前學校允許集會本會即定期舉行

b 攝影: 定於本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在第二院舉行

5 籌備年刊案:

本會決定於下學年籌備年刊內容以論演文錄及讀書會工作報告等為主

[illegible] 印行數學系同學錄案:

俟考畢後由本會留平委員負責辦理

7 關於課程教授案:

a 函致本系教授會請於下學年添設非歐幾何學數學史等科目

b 函請本系主任於下學年增聘解析及應用數學教授各一人

.8 關於圖書儀器案：
函請本系主任增購數學書籍雜誌並請速催學校購置玻璃幾何模型

9 關於本系講義及影印原文書籍案：
a 本系陳舊講義錯誤過多應函請學校將下學年選用講義一律重印
b 原文 Pierpont 函數論三冊價格過昂應函請本系主任及出版部主任會商影印

10 編排本系課程表案：
本會讀書會旨在全系同學所組織開會時間頗難擇定應函請本系主任轉知註冊部於下學年排課時擇一下午各年級均不排課以便開會

△數學學會通告第二十二號
五月二十二日

逕啟者本會茲定於本月二十六日（即下星期一日）午後四時在本校第二院荷花池畔攝影歡送本屆畢業同學凡我數學系同學屆時務希撥冗貢臨為盼

文書股

△本校四川畢業同鄉注意

敬啟者：同仁等負笈千里，同學北平，有同年之誼，而無謀面之緣，殊屬憾事！按列年均備有北平各校畢業同鄉錄；本屆雖曾有人倡辦，卒以種種困難，未成實事，茲者，畢業期迫，欲照往年成例辦去，勢不可能：近有畢業同鄉私人談話，均認我等畢業同鄉有相識之必要；惟因時局及時間關係，不能一一徵求意見，但此舉純在聯絡感情，絕無他意，諒我畢業同鄉亦能原諒此種苦衷，贊同此種主張，特決定下列辦法，尚希亮察為盼，此致

北大四川畢業同鄉　公鑒

計暫定辦法

1 五月二十五日（本禮拜日）午前十一時半在西城絨線胡同西蹈蓉園聚餐

2 每人份金一元，先由各校推一人經收，于是日午前準十一時交至聚餐處

3 交份金者將詳細履歷留下，由餐費中提出數元，于數日內趕印畢業同鄉錄，（油印石印或鉛印由衆決定）不到者無法調查恕不印入

4 此次係私人邀約，通知頗不周到，希望同鄉諸君共同負責邀約是荷！

本屆四川旅平專門以上各校畢業同鄉啟

五月二十日

△北大學生月刊委員會徵稿啟事

逕啓者「北大學生」創刊號行將出版本會茲已定於七月一日發刊第二期月刊即日起繼續徵稿凡本校教職員及同學諸君如有稿件務請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寄交本會編輯部為荷此致

全體教職員諸先生
同學諸君　公鑒

北大學生月刊委員會啟

五月二十二日

△吉林榆樹縣中學聘請教員

國文兼英文　一位
國文兼教育　一位
月薪最低吉林大洋百元
有願担任者請至東齋日字十號孫祺藩處接洽

△張甲洲啟事

鄙人五〇〇校章遺失除請學校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彭啓周啓事

敬啟者第一〇六五號校章第五[illegible]入學證及第五號借書證均經同時遺失。校章已請補發。入學證及借書證則以本學年期滿在即而補發之手續冗繁，擬不再請領。除專函註冊部，圖書館陳述外；所有已經遺失之校章、入學證及借書證應即作廢。特此聲明。

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王治孚啟事

鄙人十四年夏季畢業證書一百零一號前年在武昌圍城遺失特此聲明作廢

△王象咸啟事

鄙人一〇九四號徽章遺失除請求學校補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逕啟者

敝人徽章三三號遺失除請求補發外除此聲明作廢

甲預二武斌啟

四月二十三日

公函

△國立北平研究院公函

逕啟者前准農礦部函開據開灤礦務總辦呈請省公費作為地質鑛產研究獎金並擬辦法四條請查照等因當即組織審查委員會規定細則六條及獎金請求書格式各在案凡合於地質鑛產研究獎金細則第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資格者得提出論文請求給予普通或專門獎金惟該細則第四條第二項內載每年十月底為請求或推薦截止之期凡獎金請求人均須於期限內依照規定格式填具請求書到院以便提交審查委員會審查相應檢同地質鑛產研究獎金規則五

份函請
貴校查照通告週知如有合格受奬人希即依限辦理
以憑核辦至深感荷此致
國立北京大學
附送地質礦產研究奬金規則五份

專載

補載　單不庵先生追悼會記事　續

何士驥

又讀心理學論理學一類的書，極注意海爾巴脫，廓美紐斯，裴斯太洛齊諸人的教育學說。乙巳年冬天，先兄從俄國回到上海，我那時正在上海讀書，單先生到上海來訪先兄，我因此得和他常常見面，這是我們訂交之始。我知道他對於革命的書報也看得很多。那時吾師章太炎先生因爲著文鼓吹革命（在癸卯年），被拘在上海的西獄中；他所著的「訄書」，單先生看了非常之佩服，但他以爲革命須從教育着手，他曾經對我說，將來總想弄點經費，到日本去留學，但此事很不容易辦到；其次則仿日本福澤諭吉氏自修英文的辦法，出其死力以讀德文字典，期以十年，希望能讀德文的教育學術書籍。可是總因爲他是一個寒士，飢來驅人，不得不爲仰事俯畜之謀，終究沒有達到他這種弘願。（但他這自修德文的志願，直到晚年，還不減退，這是他在北大時對我說的。）是年（乙巳）冬末，清廷派五大臣等出洋考察憲政，先兄被派赴日，翌年（丙午）春，即請單先生到日本去幫同編譯政治書籍，是時我也在日本，單先生對我說，「我此次來日，是想借此機會，來研究日本教育的。」但終於不克如願，到了夏間，就返國了，從丙午秋天到辛亥年，他在嘉興府中學堂和秀水縣高等小學堂担任功課，又曾辦理過硤石的雙山學堂（單先生本籍是蕭山，但他生長於海寧硤石鎮），以在秀水高小的時間爲最長，擔任的功課是國文，歷史，地理。他丁未年辦理雙山學堂，在秩序上大加整頓，他校職員不得亂入教室宿舍；又把一間土地堂改作廁所；又把原有的「舉人」「進士」等等匾額一一撤了下來；因此三事，大大的得罪了當地的紳士們，於是他就拂袖而去了。至於他所教的這些功課，實在不是他所喜歡的。他極願意研究教育，又喜歡植物學。那時我和朱蓬仙先生都在日本留學，他常常寫信來託我們買些關於教育和植物的書。又他在丙午年，曾取張之洞的「奏定學堂章程」；就其中蒙養院和小學堂兩部分，根據新教育原理，駁斥其謬誤。故自壬寅到辛亥這十年中，可說是單先生研究教育的時期。

在此時期中，他有一點和我相反的意見。戊申己酉兩年，我還在日本，我和今日在會的朱逷先先生，沈兼士先生，錢幼漁先生等人請章太炎先生講授「小學」——即文字學，我們很感興趣。那時我們有極端復古的主張；以爲字音應照顧亭林的主張，依三代古音去讀；字體應照江艮庭的主張，依古文篆籀去寫，在普通應用上，則廢除楷書，采用古體，以期便於書寫。我將這個意見寫信告訴他。他認爲文字學是極應研究的，而復古的主張則表示反對，他以爲不獨三代古音可以不必恢復，在小學教育上還應該用方音讀書；比方「人」字，官音念作「ㄖㄣ」，而在江浙却不妨依方音念作「ㄋㄧㄣ」；「女」字舊讀上聲，現在大家都讀去聲，就不妨讀作去聲。只有采用草體一節，他却非常的贊成。由此可見他那時始終是主張適今而反對復古的。

第三期——自民國元年到八年　民國元年，先兄擔任浙江圖書館館長，請單先生去幫同整理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從此以後，一直到他得病之日，他對於圖書館編書目的事，未嘗間斷，先在浙江，後在北京大學，最後在中央研究院。）文瀾閣的書，遭太平天國的兵燹，散失不少；後來由杭紳丁氏鈔補了一些，但缺失尚多。至民國三四年間，先兄在北京邀集浙江同鄉，集資補鈔，即請單先生在杭主持其事。單先生那時悉心蒐求，從事補鈔，又在舊書坊中買了太平天國以前鈔售的舊書也不少。但有時一面還兼有教課，但他的主要工作則全在圖書館方面。故此期可說是單先生最盡力於圖書館的時期。

單先生的「爲己之學」，此時傾向到「樸學」方面來了，他對於高郵王氏和德清俞氏的治學方法最爲崇仰。我還記得民國二年他做過一部關於楊子法言的訓詁的書，全是用王俞的方法的。他嘗說：「整理故籍，最要緊的就是求眞；要求眞，就得講究考証。古書中許多難文誤句，不易懂的地方，現在漸漸的能夠讀了，這全是清朝人講究考證的好處。」他對於經書的眞僞問題，是贊同晚清今文家之說的。晚清的今文學家，可以拿康長素先生來做代表。長素先生治經的工作，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辨証「古文經」爲劉歆僞作；一部分是發揮春秋等書的微言大義。新學僞經考是偏前一部分工作；而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禮運注等書，則偏後一部分工作。單先生對於古文經，認它是僞造的；而對於「春秋微言大義」，「孔子託古改制」等說，却總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我看他是

不相信的。單先生的主張，實與先師北大講師崔懷瑾（適）先生最爲相近，目的只在辨別古文經之爲僞書而已；所以他對於崔先生的「史記探源」是非常之佩服的。故自民國元年到八年這八年中，又可說是單先生講求樸學的時期。

在此時期之末，單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書（民國八年）。那時杭州學界因受了新思潮的衝激，教員和學生發表新奇議論的很多單先生與當局意見不合，遂辭職而去，於是大家都疑心他守舊。「五四運動」以後，單先生到北京來訪先兄，我也以爲他守舊，他以爲我是和浙江一師的師生們的見解一樣的；所以向來和他無話不談的我，此時見到他，也像隔了一層膜似的。我們本來想請他到北大來教書，但他住了一個多月，終於回南，仍舊到嘉興中學教書去了。

第四期——自九年到十八年　民國九年我們又寫信去請單先生來北大教書，他答應了，於天來到北京。我請他老老實實的把對於新思潮的意見告訴我們，並且請他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說，「浙江鼓吹新文化的人們，實在淺薄得很。近年出板的新書報，有許多我早已看見過的，他們都還沒有知道。我看他們並沒有什麼研究，不過任一時的衝動，人云亦云罷了。至於文化革新的運動，我是很以爲然的。譬如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用新方法新眼光來說明舊材料，見解明確的超卓，條理非常的清楚，如此整理國故，我是十分同意的。我自己今後治學也要向着這條路上走。」我又問他對於白話文的意見如何。他說，「我本是很贊成的，白話文老嫗都解，實在是普及文化的利器；但不可成拉拉雜雜夾入許多不雅馴文句的白話文。」從此以後，我們兄朋友都了解他的真意了，他對於學生，自然就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他的國學既深邃，他在北大和師大（後來又兼女師大的功課）教書，也和胡先生一樣，用新方法來說明舊材料；所以青年學子聽過他的講演，都對他非常欽仰。

那時他在担任教課以外，仍兼圖書館的工作。他曾在北大圖書部編中文書的書目，努力不懈、功績甚著。十四年年底因家事回南，以後十六年又到浙江圖書館担任編目的事，十七年與當局牴牾，憤而辭職。是年冬，受中央研究院之聘，也是做編書目的工作；工作不久，就病了。——從此他就不起了！

當他在北大的時候，我們因爲他從前是研究程朱理學的，很想請他用新方法來講講程朱一派的哲學。他說，「程朱哲學，可以用程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這兩句話來概括它。譬第一句話，便是向着科學的路上走；朱子補大學「格物」傳，就是發揮此意。所以研究程朱之學，應該着眼於他們的科學精神方面。如朱子疑「詩序」，疑古文尚書，說易經只是卜筮之書等等，皆是科學精神的表現。」但他自己那時卻不想講程朱哲學，而提倡講授的是「浙學」。「浙學」是最重歷史的，自宋至今，如呂東萊，薛艮齋，陳止齋，葉水心，黃梨洲，萬季野，全謝山，邵二雲，章實齋，宋平子，夏穗卿，及章太炎師，皆是長於經史而不願空談「心性理氣」的話。單先生很想整理「浙學」，他細心研究薛陳二家之書；他曾經手鈔葉水心的「習學記言」，後來又把它付印出來（在敬鄉樓叢書中）。又他對於歐陽修辨的疑古的文章，也曾把它細細的整理過的。他對於現在整理國學的，最佩服的是胡適之先生和梁任公先生，是他對我常常稱道不置的任公先生在清華學校編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中國文化史」，他以爲與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同爲整理國學的好書。他少年的時候，對於與程朱學說相反的，他都很不喜歡。庚戌年我和他談到顏（習齋）李（恕谷）之學，因顏元罵朱子太過，他那時還是表示反對。又他對於陸王，以前也是同樣的表示反對。然而後來在北大的時候，他的態度變了。徐世昌刻的「顏李叢書」，他也有些研究。他在北大圖書館中，找到李穆堂的「陸子學譜」，他說這書很好，這使他欽佩陸學，力不致一味詆毀，令人莫名其妙。他不但對於陸象山不持一筆抹殺的態度，連張橫浦他也很注意，那時張元濟影印「橫浦文集」，他說這是一部極重要的書。可見他晚年對於宋明各家的思想，主張客觀的，平等的，歷史的叙述，和他少年時代專主程朱，排斥餘子的態度大不相同了。故自九年到十八年這十年中，可說是單先生整理國學的時期。

他晚年雖然不研究教育，但他對於兒童教育的見解還是很新穎的。民國十四年，黎劭西先生和他幾個學生辦了一種兒童週刊，單先生看見了，單先生每期一定要買一份。我問他，他說要留給他的兒子將來看的。那年他兒子（大明）只有五歲，還看不懂兒童週刊，今年十歲了，正是看兒童週刊的時候了，但是他已經變了無父的孤兒，將來在一個舊式的母親教養之下，永不能再受他的慈父的好教育了；唉！

我[illegible]單先生生活的經過。我覺得他一生的治學精神，可以用「健實」兩個字來說明它。單先生的肉體雖死了，他這種精神是永不會死的。

（未完）